

暗沟

〔阿根廷〕萨瓦托 等

漓江译丛



目 录

中 篇 小 说

暗 沟

〔阿根廷〕埃尔内斯托·萨瓦托著 徐鹤林译 · 1 ·

小说主人公一幅画作的独到之处得一陌生女士欣赏，遂引为知音，千方百计寻觅对方踪迹，相爱以后却因嫉妒而将情人杀死，投案自首。作品情节紧张，人物心理剖析细腻。

决 斗

〔英国〕约瑟夫·康拉德著 胤 嘉译 · 426 ·

生于波兰、度过二十二年海上生活、后来加入英籍并成为著名英语小说家的康拉德，文风刚劲，匠心独运。中篇名作《决斗》，一开始就风趣而又紧张，以后一波三折，始终引人入胜。

抒 情 诗

叶夫图申科诗九首

〔苏联〕叶·叶夫图申科著 苏 杭译 · 80 ·

“~~苏联~~现代”诗人、“大声疾呼派”代表作家叶夫图申科的作品。

在苏联激起强烈的反响，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引起国外读者的注意。这里译介的九首，有政论诗，有写青年思想和生活的，也有谈创作的。

- 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里 • 82 •
“把我当做共产党人吧！” • 84 •
——纪念马雅可夫斯基
功名利禄 • 93 •
卖领带的女郎 • 95 •
“我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事……” • 97 •
——给贝·阿赫马杜林娜
孤独 • 99 •
“公民感不是简单的天才……” • 104 •
“新鲜！新鲜！” • 104 •
“有没有人研究你的作品——并不要紧……” • 106 •

鲁勃佐夫诗九首

[苏联] 尼·米·鲁勃佐夫 顾蕴璞译 • 415 •

苏联六十年代崛起的“悄声细语”派诗歌的主要代表鲁勃佐夫，享有“乡村歌手”的盛名。他继承叶赛宁的传统，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广采诗艺，形成一种在科技革命时代的喧闹中寻求宁静与和谐的独特风格。

- 我宁静的家乡 • 416 •
你好啊，俄罗斯…… • 417 •
田野上空的星 • 418 •
绿色的花 • 419 •
离别吟 • 420 •
松涛 • 421 •
“一块冰冷死寂的石头” • 422 •
诗意 • 423 •
“美妙的月光在河上荡漾” • 424 •

长篇选译

格罗利娅

〔西班牙〕贝·佩·加尔多斯著 海岩译 江川校 · 283 ·

作者为西班牙最多产的小说家，与塞万提斯同被誉为西班牙文学史上“一对并峙的高山”。本书叙述一对青年恋人在信仰与爱情的矛盾中奋力挣扎的欢乐与悲愁。选译三章。

短篇小说

生与死

〔印度〕苏德尔辛著 刘安武译 · 172 ·

印度现代著名作家苏德尔辛在这篇小说中，细致地揭示了封建家长制和宗教陋规如何摧残自由的爱情。小说富有感情色彩，语言通俗流畅，深受印度广大读者的欢迎。

纳扬佐的老爷

〔印度〕泰戈尔著 吴呵融译 · 269 ·

左拉短篇小说两篇

〔法国〕左拉著 王振孙译 · 107 ·

人是怎样死的

· 107 ·

奥利维埃·贝卡依之死

· 142 ·

修道院内幕

〔法国〕斯汤达著 冀冬译 · 248 ·

不可思议的勤务兵

〔意大利〕埃·德·亚米契斯著 翟继栋译 · 260 ·

鹿 谷 [日本]田宫虎彦著 储元熹译 · 400 ·

听我说说这回事

[美国]杜鲁门·卡波特著 郑 实译 · 209 ·

虔 诚 [美国]谢伍德·安德逊著 夏 玮译 · 223 ·

老母鸡孵蛋

[新西兰]弗兰克·萨奇逊著 张云义译 · 280 ·

微型小说

都筑道夫微型小说选（九篇）

[日本]都筑道夫著 孙日明译 · 385 ·

人称“鬼才”的日本当代作家都筑道夫的创作，多产而又多采，仅微型小说就发表了四百余篇，多数结构严谨，饶有风趣，结局出人意料。

美丽的故国的五月（385） 双重人格（388）

食欲（389） 旅途的终点（390）

岁月（391） 饭盒（393）

假如是你的话（395） 老两口（396）

侦探来了（397）

女作家小说

哨 声 [美国]尤多拉·韦尔蒂著 刘亚伟译 · 202 ·

电影剧本

卡门回故乡

〔日本〕木下惠介编剧 莫邦富译 · 344 ·

日本第一部彩色故事片，著名社会派电影艺术家木下惠介编导。影片提出的坚持民族风格、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引人深思。

作家论作家

波德莱尔论戈蒂耶

〔法国〕波德莱尔著 郭宏安译 · 312 ·

《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作者，著名诗人波德莱尔，也是法国重要文学批评家之一。他论另一著名作家戈蒂耶的两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思想材料。

作家书简

拜伦致友人书（九封）

〔英国〕乔治·戈登·拜伦著 周炫波译 · 482 ·

致罗伯特·查尔斯·达拉斯 · 482 ·

致罗伯特·查尔斯·达拉斯 · 484 ·

致瓦尔特·司各特 · 487 ·

致李·亨特 · 489 ·

致托玛斯·穆尔 · 490 ·

致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 492 •
致李·亨特	• 493 •
致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 495 •
致李·亨特	• 496 •

图 版

信	[印度] 海伦·达斯 (封面)
速写四幅	[意大利] 列纳托·古图索 (封二三)
题图插图	高 莽 柒万里 刘绍昆 邓学东 振 立 阿 平 梁盈禧 王立民 石 生
封面封里美术作品简介	卜维勤
补 白	西方名盲集锦 喻翔生译

暗 沟	“漓江译丛” 1985年第1辑 总第8辑	
850×1168 1/32 15.875印张 445千字	书号10256·110	定价2.65元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3,500册
编辑、出版者 漓江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印刷者 广西民族印刷厂	发 行 者	广西新华书店

暗沟

〔阿根廷〕 萨瓦托

徐鹤林译



埃尔内斯托·萨瓦托是阿根廷当代著名小说家。1911年生。中学毕业后曾两次去巴黎学习，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年轻时他还酷爱数学和物理，曾在大学任教，在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放射研究。1945年起专事文学创作。他在吸收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同时，还注意学习欧美其他现代派的写作技巧，并结合拉美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广采博取，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暗沟》是他的代表作，1948年出版。至1977年已连续再版了二十四次，并被译成十多种文字。他的名作还有《英雄与坟墓》、《毁灭者》等。不少文豪如加缪、格林、夸西莫多等，都曾撰文赞扬萨瓦托，推荐他的作品。1984年他荣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1

我想只要说出我的名字是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是杀死玛丽亚·伊利巴内的画家，大家就能够回忆得起这桩案子，对我这个人也就无需多作解释了。

虽然，鬼才知道人们的回忆是个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忆。实际上我一直认为，没有什么集体的回忆，或许它只是人类的一种自卫方式而已。“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在过去坏事要少些；只不过人们把它们——幸运地——给忘记了。当然，象上面这样的话是没有什么



作者像

普遍意义的；例如，我的特性就是偏向于回忆坏事，因此，如果不因为是我认为现在同过去一样可憎的话，几乎可以说“过去的一切都是坏的”了。我记得的灾祸、无耻和残酷的面孔以及坏事是如此之多，以致对于我来说，记忆就象一束可怕的光线，它照亮了一个充斥着耻辱和肮脏的博物馆。有多少次，在读了报纸的一则刑事新闻后，我沮丧地在画室的角落里待上几个小时！但是，事实上报纸并不总是刊登人类最可耻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罪犯往往是最清白的人、最无辜的人，不是因为我杀了人才下这个结论的；这可是诚实、深刻的信条。这个人是有害的吗？那就把它干掉算了。

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壮举。请想一想，如果让这个人继续扩散他们的毒素，只采取匿名信、诽谤和其它类似的作法来抵消他们的影响而不去直接消灭他，那会给社会产生多么严重的恶果呀！至于我本人，我必须承认，现在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自己没有充分利用自由的机会干掉我所认识的六、七个人。

世界是可憎的，这已经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了。只要举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它了：在一个集中营里，一位钢琴家因为抱怨肚子饿而被逼吃下一只老鼠，那可是一只活老鼠。

不过，现在我不想谈这件事；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我会再多谈一些关于老鼠的事的。

2

我已经讲了，我的名字是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人们可能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书写自己的罪行（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这话），特别是还要找一家出版社。我非常熟悉人的心理，他们肯定会想到自负上去。随他们去想吧！与我丝毫无关。很久以来，公众舆论和人们的公正对我来说已经无所

谓了。那好吧，就算由于自负我才公开这桩罪行的吧。归根结底，我象任何人一样，是个有血有肉、有骨有毛的人。因此，我认为，过分地要求我具有特殊的品行是非常不公正的，特别是对我而言。有时候，认为自己是个超人的人，结果却发现自己也是一个不洁净的、没有信义的卑贱之人。关于自负，我无可奉告；我认为谁也不缺乏这种人类进步的崇高动力。我对那些带有爱因斯坦式谦虚的先生或类似的先生不禁哑然失笑，原因：名人易谦虚，我是说：“貌似谦虚”。尽管想象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却又突然发现它的更精巧的方式：谦虚的自负。这种人我们见得还少吗！甚至象基督这样一个既现实又有象征性的人也会说些自负或至少是高傲的话语。莱翁·布劳又怎么样呢？他在为对高傲进行控告的辩护中说道，他为那些不及他一半的人操劳了一辈子。自负会出现在各种意料不到的地方：它同仁慈、自我牺牲、慷慨孪生在一起。我小时候，想到母亲有一天会死去就悲痛欲绝（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地知道死不仅是可忍受的，而且是可慰的）。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母亲会有缺点。现在她已经去世了，我应该说她真好，因为人也就只能达到象她这样好的程度了。但是，我也想起，到了她晚年时，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在她那些最美好行为的后面发现了一种非常细微的自负或者骄傲，一开始，我的内心是多么痛苦。为她进行癌切除手术的时候，我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为了能够及时赶到，我在路上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到她病榻边时，她那死人般的脸，挣扎着朝我微微一笑，并且咕哝了几句安慰我的话（她是在对我的旅途辛劳表示安慰呀）。对于能这么快地赶到，我的内心隐隐约约地升起了一种自负的傲气。为了使大家了解我并自认为比别人好多少，我才透露了这个秘密。

但是，我并不是由于自负才写这桩罪行的。有点骄傲和傲气的说法也许会接受。但为什么要有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作解释的怪癖呢？当我开始写这桩罪行时，我决心不作任何性质的解释。我想把它写出来，如此而已。不喜欢它的人，就别读它，尽管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正是那些到处寻找解释的人才是最好奇的人，我想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也不会放弃从头到尾读一桩罪行的机会。

我可以先不讲促使我写下这几页自白的动机，但因为我不想离题太远，还是说实话吧，其实是很简单的；我想，由于我现在的名气，许多人会读它；虽然，一般来说我对整个人类，特别是对阅读本书的读者不存多大的幻

想，但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在鼓舞着我，即总会有人理解我的，哪怕是只有一个人。

也许有人会问：“手稿就会被许多人阅看，为什么仅是微弱的希望呢？”这类问题我认为没有意义的，但是，也应该预见到它们，因为人们经常提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对它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们想得毫无必要。我可以在一万个俄国人的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呼叫；没有一个人会懂我的话。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吗？

曾经有一个也许能了解我的人。但是，此人恰恰是我杀死的那个人。

3

大家都知道我杀死了玛丽亚·伊丽巴门·温特尔。但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认识她的，我们之间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杀死她的念头又是怎样逐渐形成的。我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因为虽然是由于她的过错，我受了不少罪，但我也不能存有成为完人的愚蠢念头。

1946年的“春厅”里，我展出了一幅题为《母性》的画。其风格类似许多前人的风格；象评论家用他们不可忍受的切口来说，该画结构严谨、线条分明。总之，此画具有那些饶舌者经常在我的画布上发现的各种特征属性，包括“一些深刻的理性”在内。但是，通过画左上方的一扇小窗户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小画面：荒凉的海滩边上有一个眼望大海的女人。她望着大海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可能是等待已经消失了的遥远的呼唤。我认为，这个画面提示了一种忧郁的绝对的孤独感。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画面，人们只朝它匆匆溜上一眼，觉得它仅起装饰作用，无关紧要。似乎没有人看懂这个画面是最关键的部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在开幕的一天，有一位陌生的姑娘在我的画前呆了很长时间。看上去她并不注意画面上最显眼的正在逗孩子玩的妇女，相反，她紧盯着画上方窗户里的景色。我敢肯定，她在看画时，与整个世界隔绝了；看不到也听不到在我的画前走过或停下来的人。

我一直热切地观察着她。当我还在无法战胜的害怕和想要喊住她的惶惑不安的念头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却在人群中消失了。怕什么？这种害怕可能就象一个人把一生中能支配的所有金钱全都押在一个赌注上时的心情



一样。但是，当她消失时，一想到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消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几百万无名居民中的她，我心里是又恼火又伤心。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有点神经质，不高兴，感到忧伤。

在展览会结束前，我天天都去展出大厅。为了能看清停下来看画的人，我站在自己画前十分近的地方，但是，她再也没有出现。

以后几个月里，除了她，我什么也不想，我只想重新见到她，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只是为她才画画的，似乎小窗户里的景色开始变大了，扩展到整个画布、整个作品中来了。

有一天下午，我终于在大街上见到了她。她正在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匆匆走着，好象是一个要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某地的人。

我马上就把她认出来了；我甚至可以在人群中把她认出来。我感觉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情。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想她，一直在想象着各种事情，以至于一见到她反而不知所措了。

实际上，对于遇见她时应采取的做法，我曾多次仔细地思考和设想过。我认为已经说过了，我是个羞怯的人，所以，对遇见她的可能性和对这种机会的利用，我曾再三斟酌。在这类想象的相遇中，经常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同她搭上话。我认识许多人，他们同陌生妇女搭起话来毫无困难。我承认，有一个时期我很妒忌他们，因为我虽然不好色，或者正因为如此，有两三次我遗憾地没有能同妇女攀谈上，在这类少见的场合里，对于妇女将永远被排除出我们生活之外的想法似乎是不能忍受的。不幸的是，我命中注定要被排除于妇女的生活之外。

在这类想象的相遇中，我分析了各种可能性。我了解自己的性格，也知道临时和突然出现的局面将会使我发愣、羞怯，呆若木鸡。于是，我对几种符合逻辑的或至少是可能的场合作了准备（一位好朋友给你寄封匿名信是不合逻辑的，但我们知道这却是可能的）。

看上去，那位姑娘是经常去看画展的。如果在一个画展里遇见她，我可以站到她身边，这样就能不费事地就某些展品同她搭上话了。

仔细推敲一下后，我又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从来不去看画展。画家的这种态度表面上真有点奇怪，其实是有道理的。我相信，如果认真解释一下，大家都会同意。我说“大家”这个词可能有点夸张了。对！肯定是夸张了。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明白无疑的东西，别人几乎从不这样认为。现在，在开始辩解或解释之前就要犹豫上千次，结果就几乎总是闭紧嘴巴不开口了，为此，我自己挺生气。这正是我至今还未下决心写我的刑事案子的原因。目前，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必要详细解释我对画展的态度，但如果我不加解释，又怕别人反倒会认为这是一种怪癖，尽管这样做有它深刻的道理。

事实是，这个问题的道理还不止一个呢。首先我要说，我憎恶小集团、

宗派、社团、行会等一切以职业、爱好或同一怪癖的家伙们组成的各种团体。这些集结体有一系列怪诞的属性：同一类型的重复、行话、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自负。

我看问题复杂化了，但是我找不到简化它的方式。另一方面，现在想停下来不读这本书的人，完全可以这样做，我有话在先，我完全同意他这样做。

我说的“同一类型的重复”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能发现遇到一个不停地挤鼻子弄眼睛的人时是多么讨厌。但是，你们想象过这些人同在一个俱乐部里的情景吗？用不着这样极端化，只要看看人口众多的家庭就行了。这里某些外形、表情、声音的调门都是重复的。有一次我爱上了一位女人（当然不提她的姓名），但对有可能见到她姐妹而吓得退避三舍。另一次同样可怕的事情：我认识了一位独具线条的女人，但是，当我认识她的一个姐姐时，我就长时间地消沉和羞愧：在那个女人身上我认为是绝妙的线条放在她姐姐身上却变得过分的畸形，有点丑化了。妹妹在姐姐身上的畸形表现除了使我产生上述的感情外，还使我感到耻辱，姐姐通过我如此钦佩的女人所反射出来的有点可笑的光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象是我的过错。

可能由于我是画家，才发生这类事情，因为我发现人们并不重视这种家庭的畸形。应该补上一句，我看到有些模仿大师的画家也有同样的情况，例如临摹毕加索的那些倒霉蛋就是如此。

接下来就是行话了，这是另一个使我难以忍受的特征。随便举个例子就行了，对新闻、心理分析……，我没有偏爱，它们都使我反感。我举一个现在想起来的例子：心理分析。普拉托医生的医术是很高明的，我总是把他当作一位好朋友。直到大家都在烦扰我时，他也加入了这种贱民行列我才彻底地清醒过来。不过我们不谈它了。有一天，我刚到诊室，普拉托就对我说他要外出并邀我同往：

“到哪里去？”我问他。

“协会的一个酒会。”他回答说。

“什么协会？”我隐含讥讽地问。他们这种使用定冠词的方式使我怒不可遏，用la Sociedad（协会）替代心理分析协会，用el Partido（党）替代共产党，用la Séptima替代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①

① 西班牙语中，定冠词el、la等，可表示明确的人物。

· 中篇小说 ·

他奇怪地看着我，我也天真无邪地与他对视着。

“心理分析协会，老兄！”他说，用一双弗洛伊德的信徒们认为医生必须具备的锐利眼睛看着我，好象也在自问：“这家伙又在搞什么新花样了。”

我想起曾经在报上读过一点关于由贝尔纳德或贝尔拉特兰德医生主持的一次会议或大会，我相信不是指的这个，却又故意问他是不是指这个。他轻蔑地一笑看看我。

“那是一些冒牌货，”他说，“我们这个心理分析协会是国际上承认的唯一的。”

他又回到写字台，在一个抽屉里找了一会儿，最后给我看一封英文信，我很有礼貌地看着这封信。

“我不懂英文，”我解释道。

“这是从芝加哥来的一封信，它承认我们是阿根廷唯一的心理分析协会。”

我的脸上露出了钦佩和深深的敬意。

然后，我们出去了，乘汽车到达了目的地。人数很多，有些人我仅知道他们的名字，比如戈登堡医生，最近他颇有名气，为了医治一位妇女，他和她一起被送进了疯人院，最近才出来。我仔细地看着他，但是，我觉得他不比别人坏，甚至他比别人更加宁静，可能这是关起来的后果吧。他赞扬我作品时所用的方式竟使我觉得他是憎恶它们的。

一切都很高尚优雅，使得我为自己的旧衣服和裤子膝盖上的补钉而羞愧。但是我感到的怪诞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某些无法确定的东西。不过，当有一位很漂亮的姑娘一面给我三明治一面却同另一位先生谈论什么肛门受异性虐待的时候，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当然，这种感受也可能是由于一尘不染和灵巧精致的现代化家具同如此整洁的太太、先生们嘴里吐出来的关于泌尿生殖系统的话语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产生的。

我想找个角落躲起来，但是找不到。房间里挤满了不断说着同一件事情的同样的人。我逃出来到了街上。当我见到平常人——一个卖报的，一个小孩和一个司机时，突然幻想要是在一个房间里挤满了那种人才真是好事。

然而，在所有我憎恶的社团中，画家的社团首当其冲。很自然，这是因为它是最熟悉的。大家都知道，一个人能更有理由地憎恶他深刻了解的东西。但是，我另有一层理由，评论家们。他们是一群我永远也不能理解的祸

害。如果我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而一个从未拿过手术刀的先、一位既非医生甚至连猫爪子也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评议我手术中的错误，你们会怎么想呢？这与作画是同一个道理。奇怪的是，人们并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是一样的，虽然他们讥笑外科评论家的企图，却用难以置信的尊敬去聆听图画评论家们的高谈阔论。对一个作过画的评论家的评论，即使他的作品只是二流货，倒也可以听听。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荒谬的，因为一个二流画家怎么能去指教一位第一流的画家呢？

5

我离题了。其原因就是我对任何事情都要作辩解的坏习惯。为什么要解释不去看画展的理由呢？我认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都有去或不去的权利，没有必要提出详细的合乎情理的辩解词。否则，这种怪癖的后果又会如何呢？虽然关于展览会的事还有许多话要说，不过总算说过了：同事的废话，观众的无知，展览会的准备和作品布置的愚昧。幸好的（或不幸的）是我对这一切已经没有兴趣了；不然的话，也许我会写一篇题为《关于画家用以防卫画家朋友的方式》的长篇文章。

所以，应该排除在某个展览会上遇见她的可能性。

然而，也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她的一个朋友正巧也是我的朋友。这样，只要一个简单的介绍就行了。在讨厌的怯懦之光下眼花缭乱的，这时却伸开双臂迎来了这种可能性。一次简单的介绍！事情变得多么容易！多么可爱！我眼花缭乱得竟没有马上看到这种想法的荒谬。当时，我没有想到遇见她的一个朋友同遇见她本人同样困难。因为很明显，不知道她是谁也就不可能遇见她的朋友。如果已经知道她是谁，还要第三者干什么呢？当然，介绍一下还是有点好处的，我并不忽视这一点。但是很显然，最关键的问题是遇见她，然后再设法找一个我和她的共同朋友来给我们作介绍。

还有一条相反的路，那就是看看在我的朋友中会不会偶然也有她的朋友。这倒是用不着先遇到她了，只要我向熟人打听下一位身高多少、头发长得如此这般的姑娘就行了。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一种轻浮的表现，于是又丢开了这个想法。只要一想到向别人去提出这类问题，例如向马佩利或拉尔蒂格，我就羞愧难当。

我认为现在说清楚当时是由于不明智才没有放弃这个念头要好一些。原因刚才说过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这样做的。把我的熟人设想为也是她的熟人，这种可能性是渺茫的，这种设想是不理智的，而持这种看法的确实大有人在。一个思想粗浅的人会这样想，但一个习惯于思考人类问题的人是不会这样想的。社会上存在着趣味相投的阶层，在这些阶层中，偶然的相遇并不罕见，特别是阶层的分类是以少数为特征的。有一次我在东柏林的一个区里遇见了一个人，后来在意大利一个几乎不知名的小地方，最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书店里我又碰到了他。有理由把这些重复的相遇归咎于偶然吗？我说的是一件寻常小事：任何一个爱好音乐、世界语、招魂术的人都知道的。

于是，只剩下了一个最令我害怕的可能性了：街头相遇。有些人能够在大街上喊住一个妇女同她搭话，甚至开始一次艳遇，他们是如何能够这样做的呢？毫无办法，我只好放弃任何由我采取主动的做法，对这套街头功夫的无知和我的面子导致我作出了这个忧伤而又坚定的决定。

只能等待好机会了，这种机会是经常有的：由她先主动开口说话。这样，我的幸福就寄托在一张遥遥无期的彩票上了，这张彩票先要赢一次，以便取得参加第二轮的资格，只有第二轮赢了才有奖品。事实上，先应该有遇见她的可能性，再有一个她先开口对我说话的可能性，然而，看来这更不保险了。我感到一阵头晕、伤心和绝望。尽管如此，我还继续准备自己的应付措施。

比如，我设想她问我一个地址或公共汽车的什么问题，以这句话为契机，经过我几个月来的思考、忧伤、恼怒、丢弃和希望，获得了一大批取之不尽的应付手段。在有的设想中，我侃侃而谈（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在有的设想中，我话语稳重；在其它的设想中，我谈笑风生。有的时候，这也是最奇怪的事，我粗暴地回答她的问题，甚至还带着压抑的怒气，使得这些想象中的会面由于我莫名其妙地发火或几乎是粗暴地指责她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无用和欠考虑的问题而不欢而散。这些失败的会面使我痛苦万分，我会责备自己好几天。由于我的笨拙，失去了一个同她建立关系的难逢的好机会。幸运的是，结果我发现这些会面全是想象中的，而现实的可能性至少还存在着。于是，我以更大的热情重作准备，设想着新的富有成效的街头谈话。一般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把她的问题同象艺术的本质或至少同象我